

第三十八回 重義氣千里冒兇鋒 救急難一身衝險隘

卻說劉雲弟兄二人這日到了南畿，停船在龍江口。劉電即著家人僱了一乘小轎，一直往岑公子家來。到得門首，見門上雖無官府封條卻仍然關鎖。因訪問鄰居，都道：“如今岑公子與老太太寓居在湖州碧浪湖村，他如今已奉旨特授了內閣制誥中書，冬間部文下來催他進京做官去了。他老太太沒有回去，還在碧浪湖居住。聞得他人贅在一個鄉宦人家，因此不搬回來。如今這裏房子縣裏已奉文退還，不是官封的了。”劉電又問：“這入贅的話，可是真公？”這鄰居道：“聽得他這裏的朋友人人傳說，自然是真的了。”劉電又問：“不知此去碧浪湖有多少路程？”鄰人道：“近得緊，進了京口，從內河坐船不過三天兩夜就到了。”

劉電問了備細，謝別了鄰人，仍坐轎回船，於路思道：“這入贅之說若果是真，卻置雪妹於何地？”這事必得親往碧浪湖去走一遭纔知細底。算計已定，回到船中一一與兄長說知，道：“此去碧浪湖不過三天路程，弟當親自一往，哥哥竟先往臺莊。弟去了回來，就順道再往許丈家一訪，星夜趕赴臺莊，算來總不出半月之外。哥哥到了臺莊，也不過等待我五六天便到。”劉雲道：“是便是，祇是我受過前番驚恐，實怕獨行。你須速去速回不可耽擱。我從荻浦一帶沿河等你，到處碼頭貼下招知，省你查問。倘或趕不及，總在臺莊碼頭左右寓所等你。”劉電應諾，當下祇收拾了一個小小被囊並送岑母的物件，一包零碎盤纏，隨身箭衣鸞帶，掛了那口防身寶劍，卻要另僱一隻小船前往。看這沿岸一帶停泊的大小船隻頗多，問時都怕下河倭寇作亂，不敢前去。內中有一隻小船，鑽出一條大漢來看了劉電，問道：“客人要往那裏去？”劉電道：“往湖州碧浪湖村去。”那漢道：“如此，坐我這小船去罷！”劉電道：“我有緊要事，須星夜前進，這小船甚好。”因說定船錢，隨辭了兄長，叫家人將被囊取過，催令開船。這邊劉雲先往臺莊不提。

且說劉電所僱這個船戶姓文名進，年方二十有二，生得身長力大，鐵面劍眉，細腰闊膀，原是京口人氏。與人賭力，雙手曾舉起春米的大石臼。與殷勇家前街後巷，祇隔里許，常相認識。後來聞殷勇發跡，幾次要去相投，圖個出身，祇為母親年邁不能放心，祇得寧耐，日逐駕這隻小舟營生，供養老母。曾有海線奸徒來勾引他入夥，他立志不從。今日見劉電僱他的船隻，看他狀貌非常，心中暗想：“這客人倒像是個好漢，不知他膽量如何？”因一面搖著櫓一面說道：“客人往碧浪湖去，如今那裏聽得正是倭寇作亂的時節，來往客船都不敢亂走。客人必要前去，倘若遇著倭寇如何了得？”劉電道：“你若如此膽怯，就不該僱船與我了。”文進尋思道：我去試他，他反來試我了。因道：“我卻不妨，這隻小船又無貨物，隨處可避，祇恐客人耽心。”劉電笑道：“我隨身也祇有一口利劍並無別物，不比你心焦，祇願放心前去。那倭奴料沒有三頭六臂，倘若遇著了時，卻是他晦氣，好叫他飽我的利劍。”文進道：“那倭奴來時成千累百，客人縱有本事，祇怕單拳不敵四手。”劉電道：“即有千百倭奴也不在我心上，你請放心莫怕。”文進道：“原來客人有如此本事，倒是小人失敬了。”因說起：“我鄰里有個殷勇，因為拿了一起大盜，救了一個過路的官員，因此就得了把總。後來又剿倭有功，如今現做了太倉遊擊將軍，我幾番要去投他圖個出身，因為有老母在家不敢遠出。”劉電聽了大喜道：“你原來與殷將軍相識，你卻不知我與殷將軍是結義弟兄。他所救的那官員就是我的胞兄，方纔那大船內的便是，因從山西任上丁艱回家，在這裏涼山地方遇盜得他相救。如今我因有事在身，不得前去會他。你若有志上進，我寫一封書與你去投他，再無不重用你的。祇不知你可有些本事？”文進道：“船傍這根竹篙便是小人的家夥。相公若有用我外，也可助得一臂之力。”劉電笑道：“這根竹篙能有多重？如何算得家夥？”文進道：“相公請舉一舉，輕重如何？”劉電因取在手中掂了一掂，道：“去得，去得！”原來是個鐵心攢竹的篙子，道：“你有這般勇力，豈可埋沒在這篙工隊裏？我此番原是往碧浪湖探望親戚，隨即就要轉來。你何不稟知你母親相同我去？與你做個朋友，包管你有個出身。祇不知你家中還有何人？”文進道：“家中還有一個叔伯哥子同居，也是與人駕船度日，祇可自圖衣食，不能顧我。”劉電道：“既有這個哥子同住便好相託，至於你母親的用度，都是我與你安頓。不知你意下如何？”原來文進心中祇存念著一個殷勇，又不知劉電本領性情如何，一時不敢答應。因答道：“承相公一番好意，且待回來與老母商量。”劉電笑道：“我知道你心事，祇恐我萍水相逢心口不應，不敢倚託。這也難怪你，且到回來時再處。萬一你母親不願你同去，我留下一封書與你去投殷將軍。他那裏正是用人之際，也可圖得事業。”文進見劉電說著他心事，因道：“祇恐老母不依，小人並無別意。”

說話間，風水順利，已過金山。此時因倭寇作亂沿江都有汛兵防守，過往船隻到了京口盤詰甚嚴。劉電小舟進得下河，祇聽得上來船隻與兩岸行人紛紛傳說：倭寇又進海口，沿途殺掠，已過嘉、松來了，官兵打了幾仗不能取勝，如今分道截劫客船，下水船都去不得了。劉電聽了，心中埋怨岑秀：進京時如何不奉了老母同去，嘉、湖地界相連，豈不受倭寇的驚恐？心頭著急，促令文進不分晝夜兼程而進。到得震澤地方，祇見民船擁塞而上，號哭之聲不絕。劉電喝問，多說：“倭寇正在九里塘截殺，客船不要前去。”劉電惟恐岑家遭難心火如焚，自己幫著鼓棹，如飛直進。祇聽前面喊殺號哭之聲震天動地。原來這倭寇數千乘夜突入鶴頸塘，襲攻海鹽城不克，便分為數支沿河殺掠而來。所過村鎮，焚燒劫殺，慘惡異常。駐防官兵有相拒者卻寡不敵眾，膽怯者望風而逃，以致倭寇流毒更甚：分屯沿海白沙灣、柳塢等處，出沒自由，來往民船盡遭劫掠。祇恐官軍截斷歸路，卻不敢輕過對岸，以此湖郡一帶不遭其毒，已是惶惶震動。這日正值一隊倭奴約有數百，邀截河道，搶奪船隻，把上下客船二百餘號趕入九里塘來，惟空載小船多得逃脫，凡有載大船便逐船殺掠。這時正值劉電小舟飛到，見前面船林立，喊哭震天。劉電道：“見死不救，義勇安在？”回顧文進道：“小舟不堪施展，你若有膽量，跟我上大船殺賊！”文進答應一聲，把小舟直鑽入船林裏來。劉電瞥見一號大船桅杆上有“太倉州正堂”旗號，大驚道：“莫非正是哥哥結義的成公？卻如何在此？”因掣劍在手，躡身一躍，便從後梢上了這大船。探身入來，祇見梢艙裏男婦數人抱頭大慟，祇叫“饒命。”劉電道：“我非賊寇，不得驚慌。”因見前艙有六七個倭奴正在搶奪行李，劉電大喝一聲，劍起頭落，連刺兩倭。眾倭出其不意，一擁出艙。劉電復刺兩倭，其餘奔出船頭，又被文進在船頂上用攢竹鐵篙戳下水去。各船上倭奴看見大噪起來，霎時聚集，四面來攻。劉電舞動寶劍如一道練光罩體，祇因船頭窄小，不能踴躍。倭奴稍近前的，便刺下水去。文進在船頂上輪起丈八長篙左旋右轉，倭奴不敢前逼。

正在相持之際，祇聽東北角上火炮連天，倭奴忽相驚顧。原來卻是駐紮乍浦海防兵備道雷信與海鹽城守備高信連督兵來助。

水陸並進。這萬士雄卻是一員勇將，倭奴兩番攻打海鹽都被他殺退。其時因兵率不多祇好保守城池，不敢遠戰。卻是雷兵備見倭奴肆毒切齒痛恨，因盡率本標防兵五百名，飛檄知會萬都司合兵進剿，已殺退兩處倭奴，又從這裏殺來。其時群倭正聚攻劉電，忽見官兵殺到，胡哨一聲，都棄船登岸前來迎敵。這邊官兵火銃在前，弓弩繼後，倭奴抵擋不住，奪路嚮白沙灣一帶，招呼各屯，仍從鶴頸塘遁去。官兵奮勇趕殺了一程，因無後繼之兵，且海鹽、乍浦俱係要地，因此不敢窮追，仍收兵各歸本處防守。

彼時劉電見官兵得勝，因恐惹事，便不嚮前。但見這些客船上，也有被劫一空的，也有被殺害的，也有婦女被淫污的，也有畏懼投水自盡的。倭奴雖去，尚聽號哭之聲不絕。劉電正要動問本船客人姓名，祇見船頭裏鑽出四五個人來，卻是家人、水手。艙中走出一個少年，嚮船頭倒身便拜。劉電急忙扶起，因問：“足下貴姓？”這少年道：“小弟姓成，家君現任太倉，因同老母、賤內、兄弟由浙江前往任所，誰想在此遇著倭寇。自分喪身，不料得遇恩人相救，真同再造！”劉電聽了，哈哈大笑道：“真是有緣！”因先令家人、水手將四個倭屍攬入水內，把血跡拭除乾淨，卻得了數口精煉苗刀，都交與文進。因嚮艙中對成公子道：“我姓劉名電。家兄劉雲原任山西曲沃知縣，丁艱回來曾在令尊原任江浦地方被盜，得遇現任太倉遊府殷將軍相救。家兄在令尊署中住有月餘，因與殷將軍三人結為兄弟。今因服滿同家兄進都候補，我因繞道到此探親，不想得遇足下，豈非有緣？”成公子道：“如此說，是叔父行了。”復又下拜，道：“請問叔父如今往那裏去探親？”劉電道：“就在碧浪湖，離此不遠。”因道：“公子到署，為我愚弟兄致意令尊，並殷將軍；說他令妹現在我家，不必掛念，日後再圖相會。”因顧文進道：“你若要往太倉，豈非順便？”成公子因問：“這位壯士尊姓高名？”劉電道：“這就是我所坐船主，姓名文進，膽勇過人，與殷軍卻是鄰里。他將來正要去投他圖個出身，公子去時可先為他道及。”成公子道：“極承壯士相救，正要圖報，豈敢有忘大德。”

說話時，成夫人領著媳婦並一小公子同出外艙來，道：“多感恩叔相救，欲屈駕同這位壯士前往任所不知可否？”說著即叩拜下去，大娘子與小相公俱在後拜謝。劉電即忙還拜，道：“卻是老嫂，如何敢當！”成夫人道：“若非恩叔相救，一家性命已是呼吸不保，如今祇算是再生了。”拜罷起來，劉電道：“家兄原要往太倉一望大兄，因領有咨文不便耽擱，今先往臺莊相等。我因探親到此，已訂定往返日期，即要趕到臺莊，為此星夜攢行不能耽擱。將來俟家兄起補，若得江南之缺，便相會有期了。”說畢，就要相辭過船。成公子知挽留不住，因道：“叔父大恩，途路之中小侄竟不能盡一點敬意，祇好容圖後報。”成夫人也道：“我們母子一毫莫報，實是慚愧無地。”劉電道：“後日正長，尊嫂休如此說。”因嚮成夫人一揖，即過船而去。成公子還要謝文進時，舟已如箭而發。成公子祇說得一聲：“叔父過得便務乞到太倉與家君一敘。”劉電答應聲中，船已去得遠了。這邊成夫人母子婆媳並家人、水手感激不盡，整頓船隻，前往太倉不表。

且說劉電小舟甚速，又值順風，當晚即到了湖村，泊住了船。原來此地接連嘉郡，惟恐倭寇來犯，新設把總一員，防兵四十名守御，夜間沿堤俱有哨兵巡警。見劉電小船停泊，便來查問。劉電因嚮他說明，這汛兵知是岑中書親戚，說聲“請便”，轉身去了。此時文進已拜服劉電英雄本領，因將行李收拾道：“我與相公負去。”劉電道：“甚好。”當下已是黃昏時候，遂一同上岸。嚮村人問岑家住處，村人指引道：“投東去那一帶高大房屋就是。”劉電道謝，即與文進投東村裏來。將及里許，望見一帶高樓大廈。到得門首，見大門緊閉，即便叩門。裏面問：“是誰人？”劉電道：“江西劉電特來探望。”又問：“探望誰人？”答道：“是岑老夫人。”少頃，卻是岑忠攜燈來開了門，卻不認得劉電，又問：“相公是從那裏到來？”劉電道：“我姓劉，從江西到此，岑太太可在這裏？”岑忠道：“正是這裏。”口中答應，心裏卻一時記憶不起，道：“且請在客位少坐，我進去稟知。”及走了幾步，忽然記起，復身轉來，道：“相公莫不是在山東與我家大相公結拜的劉三相公麼？”劉電笑道：“正是。”岑忠道：“老奴一時記不起來，竟請相公到書房裏少坐，我去稟知老太太出來相見，卻是難得到此。”因問文進：“這位可是相公同來的麼？”劉電道：“這是船上駕長，送我來的。”岑忠道：“廂房內有燈，大哥請在裏邊歇息，我就出來陪你。”劉電因命文進將行李也放在廂房，待喫了飯回船去照管，文進應諾。

當下岑忠執燈引劉電到書房內坐下，即往裏傳稟。劉電看見屋宇華麗，因想道：“纔做中書不久卻就住這般的華屋？或者就是他入贅的岳家也不可。”正在尋思，祇見岑忠出來道：“老太太請三相公到後堂相見。”有一個小丫頭打著個燈籠領劉電進廳後內座裏來。但見院宇深沉，房櫳窈窕，雖不是王侯甲第，卻也是富貴門楣。劉電隨燈緩步進來。正是：

冒危不失交朋義，赴難常存報國心。不知岑夫人相見有何話說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回寫劉電救成公眷屬，奮不顧身，是一篇絢爛出色文字，卻與《水滸傳》火燒翠雲樓無別。千頭百緒，拉拉雜雜，偏能條分理晰，毫忽不至，真是作家高手。前日殷勇救劉姓，今日劉電救成姓，可見有本領人到處出色，但殷勇一舉便得名，文進此番竟至埋沒，此各人之有遇不遇耳。其行文之妙，正如九曲之珠，隨線穿度而成者。